

想念绿色

想念绿色

依 玛 著



6.4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想念绿色

2266.4
Y43

依 玛 著

校外
北京图书馆有限公司



A0873803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念绿色/依玛著.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 1

ISBN 7-80163-056-4

I. 想... II. 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319 号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6 北京海淀区普惠南里 14 号)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36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 1/2	
印数 1—6000	字数 75 千字	

定价:4.20 元



高原上的生命

——《青海野生动物》拍摄散记

高原上的生命

“青海高原，一片神奇的世界，这里的大漠、冰峰、流水无不像梦中的史前造物，荒蛮、深沉、震撼人心。”

这是《青海野生动物》一片的开场白，也是在高原上辗转了 80 天，被高原的气息所笼罩所诱惑后，不得不表白的心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忘记过那片高原。

我们计划的“野生动物系列片”里本来没有这一选题，但在青海拍得上瘾后，总觉得不拍一部反映有青海野生动物全貌的片子，有点对不住这里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于是决心花上一秋、一冬，在青海高原上拿下这部片子的前期拍摄，作为《白唇鹿》、《黑颈鹤》的姊妹片共同奉献给观众。

记得那是 1987 年 9 月中旬，摄制组一行四人从海拔 2700 米的西宁出发，沿青康公路，向南行。为了避免高原反应，我们走得很慢，4 天才到达目的地——玉树州囊欠县的柏扎林场。

出西宁最先遇上的天公佳作是海拔 3500 米的日月山。这是当年文成公主抛下皇后亲赐的日月宝镜，义无反顾前行入藏的地方。日月山是黑色的，上面挂着被风吹成的道道白雪，色彩简洁，像单色木刻板

画,展现着冷峻之美。

随着我们的车继续向南,天气越来越冷,到恰卜恰时,大家只好通通穿上羽绒服。然而,天公并不就此罢休,当我们在拉鸡山口和河卡大河坝那段鬼路上时,又遇上了雪、雨、雹齐下,可天上却阳光明媚,一朵朵白云奇妙地流动着。

鄂拉山口海拔 3900 米,当车子路过山口时,大家耳朵里都开始不舒服了。很快我们就学会了如何根据自己身体的反应来判断我们所在的海拔高度。

经历了一天单调行车之后,我们在温泉镇住下。夜里突然醒来,心脏狂跳,喘不过气来,胃和肚子也疼起来,头昏沉沉的,直想呕吐,再不敢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出发,在花石峡一家河南人开的小店里吃了早餐。菜单上花样很多,但除了肉食还是肉食,找不到鸡蛋二字,后来才知道,从此地往南就没有鸡蛋了,因为鸡在这里根本不下蛋。

虽说亏了肠胃,但饱了眼福。冬给措纳湖和邻近的一串小咸水湖像颗颗蓝宝石在高原的阳光下闪着异彩,从盘山公路望下去,那串宝石更是美得醉人。然而,后面的路,又是单调的平川了。

路,车,油,几天来愁的内容绕不开这三个字。备用汽油桶颠破了一个,一路上的加油站里没有符合型号的油;车子底盘被撞得够呛;卡备胎的钢板被挤折了;后车门打不开;车顶上行李护架咣唧唧响个不停。路,能开过去,就算好路,垫两条跟轮子一样宽的木头



开过去了,就算路。

玛多、黄河第一桥、野牛沟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下午四点多终于在清水河歇了脚。再向前,进了农业区,在长长的峡谷中,藏民们正在收割金黄的青稞,这一带有许多美丽的寺院和石头垒起的鄂博,上面插着经幡祭祀山神。

藏民们的帐房上也总是插满了飘飘扬扬的经幡。可以想像当一个人经过了几十里枯燥的步行之后,突然见到这种在绿色草原中醒目的黑色帐房,那心,一定会像风中的经幡一样,飘舞起来。

这一带真是太美了!车了一路开过,不断能看见小鼠兔窜来窜去,白尾海雕竟然和我们的车只有两米不到的距离,黄羊远远地小跑着,戴胜鸟时隐时现地跳跃。

出了峡谷就是玉树州政府所在地。在此住了一



油桶破了之后,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汽油泡土豆

夜,加了油,往囊欠进发,一路爬坡,一连几个小时只能用一挡,时不时还要加力,60升油只能走280公里。车外的山间没有一个人,那裸露的岩石,让人想起月球上荒凉的土地。

深夜,我们到达了海拔3650米的囊欠。这里的星星真明亮,虽是秋天,可天上的银河清清楚楚,地上则有天府之国的景色;青青的山脉,潺潺的流水,还有秋季所特有的金黄色的树林。但那里的太阳和空气却还是高原气质的,它使许多藏民的肤色像非洲人一样,它还使我们像当地藏民一样,不敢轻易洗头发,怕失去油脂的头发被太阳一晒,变成一团易碎的干草。

囊欠县没什么名气,但我们竟也看到了内地来的农民在这里承包荒地种蔬菜,在街上摆摊修皮鞋。

囊欠的月亮美得出奇,牵着一线云彩,亮极了,我只在古人的国画里感受过这种意境。这里的人也美,尤其是那些抱着孩子的年轻少妇,穿着奶粉色的、镶了花边的双绉真丝绸中式上衣,裹着藏袍,加一顶70年代的军帽,把头发紧紧盖严,便有说不尽的魅力了。

休息了一夜之后,我们赶往柏扎,同行的还有柏扎林场的森林警察尼玛才仁。小伙子有副极好的嗓子,但在林场干得满顺手,并不想考到城里的歌舞团去凑热闹。尼玛的意思是太阳,我们开玩笑,叫他“红日头”。从此我们的摄制组就少不了这位藏族向导了。

去尔尔寺的路是在森林中行走的,湍急的八曲河,悬崖岩缝中长出的松柏,山顶上盘旋的兀鹫,山坡上闲息的



白马鸡群大大增添了我们完成秋季拍摄计划的信心。

但是路太艰难了,车子不断地从河里趟过去,沼泽中还得用车前的绞盘自救。花了三个半小时我们才走了二十多公里,下午终于吃力地到达了尕尔寺乡。

高原的确是不宽容的,在路过海拔 5082 米的巴颜喀拉山山口时,我们还活蹦乱跳,但在这邻近西藏的 4300 米高的拍摄地尕尔寺乡,扛着摄影器材满山遍野搜寻目标时,却步步艰难。

高原上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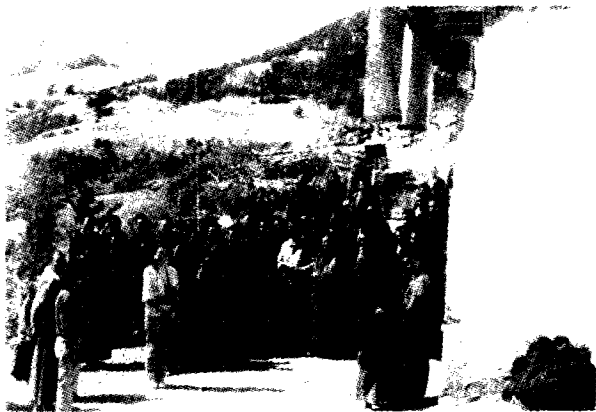
尕尔寺地区的藏民中难得有会汉语的,我在这里交谈,竟然用了英语!接待我们的江羊公保原是印度的小学教师,后回国定居,现在是囊欠县政协委员,他把我们安排在他哥哥的房间,也就是下寺院活佛的房间。活佛去拉萨了,于是我们便在这满是佛像、贡品、酥油灯的屋子里住下。因为这位活佛坐着过夜,所以屋里没床,只是靠窗子有排像学校书桌那么宽的矮长凳,上面铺着花毡垫,供阿卡们坐着念经,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上面虔诚地睡眠。

江羊公保请我们品尝的第一样佳肴是干肉,因为我是领队,这干肉很自然地放在了我的面前。科学顾问刘永生鼓励我:“肉松一样,很好吃。”于是我尝了。这是一种风干的生肉,牛杀死后,劈成大块,带着血放到屋顶上晒干,然后撕着生吃。外面已晒得有肉松味道了,里面像烤鱼片一样,一张张的,的确好吃,只是不好嚼。很快,干肉就成了摄影师祁云最热爱的美食。而我们其他三人却更偏爱糌粑、奶茶。

高原反应还在继续，又感冒了，风一过嗓子，咳嗽得厉害。但刘永生不断向我们报告：见到了石羊，见到了胡兀鹫，见了红嘴鸦，见到了喜马拉雅兀鹫。我们只好上山。可惜摄影机一响，百多只石羊全跑了。

尕尔寺乡有上寺院下寺院两个寺院，所以乡里宗教气氛很浓。这里的水车中也放上了经文，水一过就成转经了。我们去上寺院的那天本想多长些知识，但那一天上寺院所有的人不能讲话，你可以问他们话，但他们不能回答，只能打手势。此外，据说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们也不能吃喝。

上寺院与下寺院中间的半山腰上有五六间房子，都是送子来寺里做阿卡的人家自己盖的，各家经济状况不一，因此，房子好坏也不一样。里面住着的阿卡，有的宣誓一辈子面壁，有的五年面壁，有的一年面壁，他



和阿卡们在一起



们的家人或上寺院的人每天去送饭，至于他们是否得道了，不得而知。

传说护送文成公主进藏的将军，到拉萨后被赶出来，他在拉萨偷了经书来此，修建了寺院，偷来的经书至今仍放在上寺院的二层楼上。

也许真的是尕尔寺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们竟在附近的山上拍到了胡兀鹫交尾，而在此之前人们甚至不知道胡兀鹫会在秋天交尾，冬天孵蛋。

这里的鸟儿认生。当我们看着刘永生用他的科学方法杀羊的时候，红嘴鸦、喜鹊从不走近，而当周围只有当地人的时候，它们才蜂拥而至，抢食羊肠。

我开始学吃肉了，但当江羊公保送我们一把自种的青菜时，我还是欢天喜地。

雨，又是雨。我们从西宁出发以来，只有三日晴天，无奈，只好冒雨回柏扎了。林场的藏民说最近一连下了 67 天雨，我则感觉雨老跟着我们。

祁云是这组里最强壮的，于是他的活也最多。白天去拍松鸡、雪鸡、野狗、百灵、白顶溪鹟、鹑，晚上回来还要劈柴。柴是直径一尺以上的树干，只有他能劈得动。此外他还很主动地做汤，于是有了著名的祁云油炸白水——他总是热了油锅后，加一大瓢井水，然后飘上几张菜叶。

回柏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窗台上的羊头被野狗偷走了，还给我们的是一只完整的头骨标本。第二个晚上它再来时，尼玛打断了它的腿才放它。

说起狗，尼玛有段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去朋友的帐房，朋友家的狗按当地习惯是不拴的，那狗见了人自然奔过来咬，尼玛虽像绝大多数藏民一样刀不离身，但大小伙子和狗斗还要用刀，总是件丢人的事，于是只好赤手空拳先把主人的狗卡死，再进主人家做客。

白马鸡是国家二类保护动物，为了把白马鸡赶到祁云的镜头前，我从山的另一侧上。只有一个人时，突然感到恐惧极了。因为此处有雪豹、野狗出没。晚上睡前用手电照遍屋子，还是克服不了这种恐惧。

中秋节，我们和林场的人都没有回家，尼玛向天上打了两枪，遥寄他对妻子的思念。

柏扎的生活是寂寞的，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电报要五天才能接到。

拍片也不顺利。计划这几天拍白马鸡，突然一夜，野狗狂吠，白马鸡惊叫之声不绝，原来是群狗捕食白马鸡群，之后，我们的拍摄对象几星期不见了踪影。

岩羊的拍摄也很艰难。它们喜欢在开阔地上活动，如果我们走进开阔地，它们能轻易地发现并逃开一点，我们再走近，它们再逃开一点，吊着我们的胃口，害得我们每天跟它们十几里路。这在高原上可是件辛苦的事。

记得一次，抢拍彩虹，离机位仅有一百多米，但飞跑了五十米，就只好慢慢走了。在高原面前，我们几乎没有抗争的力气，只有忍受它的苛刻，丢下架子，耐心地感化它，乞求它接受我们。

喜玛拉雅旱獭胖乎乎的，十分可爱，大家宁愿天天



暴晒在高原的阳光下等它出洞，也不会抱怨。但在我们来此之前，两个城里的小伙子打伤了不少旱獭，挨了子弹的旱獭一般都到河里去喝水以减少伤痛，许多就死在了河里，于是这条美丽的河流成了鼠疫的发源地，没有人敢用河水做饭、洗衣了。

岩鸽对于我来说，始终是青海最迷人的动物。我们曾见到过 700 只左右一群的岩鸽，像一片蓝蓝的雾飞过，落在红色的土山上，一瞬间就改变了山的颜色，然而它们也像雾一样难以抓拍到。

野外生活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快乐。拍喜玛拉雅兀鹫几乎把我们等疯了。我们的掩体是红色的车，先要让兀鹫习惯它的颜色，之后我们从老乡那儿买了只死牛，剪开肚子，做诱饵，但前来吃食的都是乌鸦。为了避免牛被吃光，每天我们都要把死牛拉回驻地盖好，第二天再拉出去等待兀鹫光顾，但等来的仍然是乌鸦和前来致哀的母牛们。终于，来了一只兀鹫，可牧羊犬却把它轰走了。

直到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兀鹫群从天而降，一只、两只、三只……七只、八只、九只，庞大的身躯，丑陋的秃头，我们屏住呼吸开机拍摄。一只吃足了兀鹫竟转身走到了我们车前七八米处，静静听着我们摄影机转动的声音，多么壮观的场面，多么通人性的家伙！

当我们拍完这场面，禁不住狂喜地敲起车子来，好像见到了世上最美的神鸟！

虽然我热爱野生世界，但呆在野外却无法避免思

念城市，想北京平平的柏油马路，想高跟鞋，想鸡蛋，想冰淇淋，想把睡袋扔出去，盖一床能伸出脚来的被子

.....

想
念
绿
色

当我渴念城市的时候，却有一群人，怀着另一种渴念从我们身边默默走过，他们是磕一路长头去拉萨朝拜的教徒。真希望他们能带去我们的心愿：拍到我们需要的镜头。

然而，拍摄工作越来越难了。白唇鹿见到我们金属三角架的闪光，就逃之夭夭了，两三天找不回来。祁云为了把狗从几鹫边赶开，从山坡上摔了下去，司机王福山小师傅再也不想掩盖对爱妻的思念，天天叨念着“莫勒”（姑娘）、“莫勒”。

真不知那段倒霉的日子是怎么过去的，只记得我们终于拍到了满意的镜头，兴冲冲地返回城市。当我们在坑坑洼洼的青康公路上，以 130 公里的速度从玉树一路赶往西宁的时候，甚至车子里那狂热的劲歌《东方威猛》也表达不出我们的兴奋。

第二年一月，摄制组又一次来到青海，在零下 40℃ 的气温里，进入了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并呆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青海野生动物》的全部前期拍摄。





天然南非

天然
南非

1997年12月《人与自然》栏目摄制组一行五人赴南非进行为期12天的生态旅游拍摄工作。12月5日下午,我们从北京出发,6日凌晨从香港飞往南非最大城市约堡,然后转机直奔开普敦拍摄其市郊的好望角和企鹅岛,最后回到市区赶在属于6日的时间里吃掉晚餐。由于有时差,我们这一天多过了6个小时,同时这一天也成了我有生以来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生日。

来到南非最先见到的就是接待我们的鼎盛公司一对华人夫妇——埃米莉和她的丈夫。

几句闲聊之后,就发现这真是对一派天然的可爱夫妇。现代城市生活中那些禁忌和规则对他们似乎没有一点影响,听一听他们家的食谱,你就知道他们活得有多么无拘无束了:月饼要挖个洞放上糖,重新烤软了吃;烙饼要烤到冒烟才算恰好;凉拌菜吃前要拿去热一热;蛋糕上面要再浇些蜂蜜,这样的饮食并没有使埃米莉发胖,因为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婆婆、一家公司和一条酷爱名为鲜花松土的狗需要照顾。

渐渐地我才发现这种一派天然在南非的土地上到处可见,也许正是南非大自然天然气质的滋养才使得这里的人们如此舒展、如此自由。

南非的人们热爱户外,在太阳城度假村中经常可

以看到年轻的父母抱着婴儿、背着大包小包、赤脚在旅店内外忙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通身上下只穿一块尿布、步履蹒跚的一周岁的“大孩子”。

在俯瞰开普敦的桌山盘山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十八九岁的青年男女，他们约会的内容是公路长跑，而那些装备正规的双双对对的骑车人，头盔下面竟然是满面皱纹的七十多岁老人的脸。

也许正是桌山的雄健才引得人们如此刻苦地锻炼自己的身体以便配得上这里的美景。

大自然有时真的有这样的魔力，这魔力使那些如诗如画的地方常常会孕育温润的爱情，使那些险峻挺拔的山峰中常有悲壮的绝唱。

在开普敦，游泳是一件豪迈的事情。你可以这一个小时去印度洋，下一个小时去大西洋，即使你平躺在游泳池里，头顶上阵阵流过的也是极地吹来的雾，或是涌向南极的云。

南非的石头十分著名。参观钻石矿、金矿几乎成了旅游者的必修课。据说现代科技正在实验用一种以金矿粉为食物的虫子来开发危险矿坑，最后把虫子熔掉，获取黄金，但来南非的外国人更感兴趣的还是五颜六色、有着天然图案的各类彩石。我们的副主任和主持人老赵也禁不住石头的诱惑，竟然在工艺品商店大庭广众之下席地而坐，选捡了半个多小时，痴迷程度可想而知。

南非的“天然”极致当属野生动物，在好望角保护



原来鸵鸟竟如此乖巧

区你随时都有可能见到狒狒、鸵鸟在草原上漫步；在海狗礁，你可以看到一家一户的胖墩墩的海兽在浪涛的冲刷下安然小憩；在企鹅岛，你还能观察到雄企鹅如何缠绵地尾随着雌企鹅在沙地上嬉戏，虽然那时的雌企鹅正在退毛，十分不雅。

在克鲁格国家公园，你更可以驱车进入狮子、猎豹、亚洲象的视野。

公园的道路上撒满了细沙，它是管理者为防止柏油路面烫伤动物的蹄爪特意运来的。

在这些路面上常有羚羊、长颈鹿、斑马、银背豺、白犀、角马等等许多令人百看不厌的美丽动物穿行而过。

南非人对“天然”的维护也十分执著。黄昏时分，我们在企鹅岛迎面拍摄企鹅群离开海岸上山回巢时，

一位中年妇女来到我面前,请我务必翻译给摄像师,让他赶快后退不要挡了企鹅回家的路。“你看到没有,它们害怕你们的机器,它们都不敢向前走了。”虽然我们只会占用企鹅们两分钟的时间,但这位妇女依然心痛不已,对她来说,这是在强迫企鹅改变自身的生物节律来适应人类,这是很不恭敬的侵害。

实际上,无论对动物或是对人,适应的潜能都是可以挖掘的。

“天然”有时也让我消受不起,在一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附近住宿的夜里,突然屋顶之上噪声大起,惊魂未定之中,看着房间一侧单薄的落地玻璃窗,真怕是劫匪来犯,然而,这“劫匪”竟在我屋顶上跑动了一夜,清晨起来打听问,才知道是黑面猴群昨晚选中了我的屋顶露营。

一派天然不仅是草木动物的福分,也是人的梦想,尤其是异化了的人的梦想。看到南非黑人妇女们在自己的工艺品小地摊前,一边买卖一边愉快地唱着、跳着,扑闪着大大的黑眼睛,摇动着富于表情的手,听着她们的呼喊,数着她们那合着鼓点的脚步,你会感触到自己从不曾拥有的“天然”,你会羞愧自己甚至连喜悦的表达方式都是那样贫乏。

许多年以前,我就从一位非洲友人那里感受过这些舞步,这些节奏,这些活力,然而只有当这些舞蹈在阳光烈烈的非洲草地上被一群乡村妇女踢踏跃动起来的时候,你才能领悟到它的源泉,它的温煦,它的朴素,